

中华传世小说精品

艳书文库



中华传世小说精品

第三辑 艳书文序

风月梦
赛花铃

清上邢蒙人

清 吴兴白云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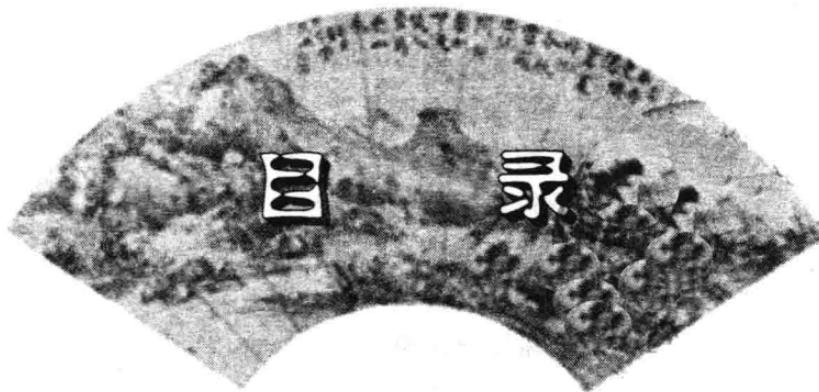
延边人民出版社

风

月

梦

清
邗上蒙人著



风 月 梦

自序	(4)
第一回	浪荡子堕落烟花套 过来人演说风月梦 (5)
第二回	袁友英茶坊逢旧友 吴耕雨教场说新闻 (12)
第三回	北柳巷陆书探友 西花厅吴珍吸烟 (19)
第四回	闹面馆袁猷讨私债 封游船魏璧逞官威 (25)

第 五 回	小金山义结金兰 进玉楼情留玉佩	(31)
第 六 回	陆文华议谋妓女 吴颖士约聚青楼	(41)
第 七 回	吃花酒猜拳行令 打茶围寻事生风	(48)
第 八 回	好勇斗狠搀人抢物 排难解纷设席赔罪	(60)
第 九 回	诸把势传签敛费 众刀笔鸣保兴词	(67)
第 十 回	红绡帐佳人惊异梦 白衣庵大士发灵签	(73)
第 十一回	议梳妆浪子挥金 做媒妁虔婆索谢	(82)
第 十二回	燕相硬写龙船分 月香初试云雨情	(89)
第 十三回	贺端阳陆书看龙船 庆生辰月香开寿宴	(98)
第 十四回	月香偶染风寒疾 莫爱乱逞虎狼威	(110)
第 十五回	送花篮虾蟆打秋风 做喜乐虔婆收贺份	(116)
第 十六回	百子堂和尚化缘 大雄殿马披斗法	(122)
第 十七回	月香吃醋闹鲤鱼 魏璧争风打肉鳖	(131)

第十八回	苦口良言贾兄劝友	
	寻根究底陆姑询仆	(138)
第十九回	倒酱罐姑侄参商	
	泼醋瓶夫妻反目	(146)
第二十回	袁友英蓄意纳宠	
	甄双林矢志从良	(153)
第二十一回	床头金尽青楼冷面	
	梦里情浓浪子痴心	(158)
第二十二回	凑盘川陆书归里	
	借青跌吴珍结怨	(165)
第二十三回	公差大闹烟花院	
	契友私探死囚牢	(173)
第二十四回	贿禁卒私松刑具	
	嘱经承翻改口供	(181)
第二十五回	因禁娼凤林赁屋	
	为戒烟贾铭换参	(189)
第二十六回	赠金钗姊妹喜重逢	
	修坟墓姑媳争闲气	(199)
第二十七回	王大娘因贫卖女	
	蓝小姑好色勾郎	(207)
第二十八回	情切切凤林探病	
	意绵绵贾铭赠诗	(213)
第二十九回	背盟誓凤林另嫁	
	卷资财巧云还乡	(220)
第三十回	庆中秋袁猷染病	
	降夜香双林祈神	(229)

- 第三十一回 短命郎检券遗嘱
痴情妇服毒捐躯 (236)
- 第三十二回 遵国法罪犯发配
沐皇恩烈妇入祠 (245)

赛 花 铃

- 第一回 护花神阳台窃雨 (255)
 第二回 劫村落潢池弄兵 (262)
 第三回 慧娇娥衡文称藻鉴 (267)
 第四回 俏丫鬟带月闯书斋 (273)
 第五回 慈觉寺春风别梦 (280)
 第六回 晚香亭夜月重期 (286)
 第七回 感新诗西窗续旧好 (293)
 第八回 赠吴钩旅次识英雄 (299)
 第九回 闯虎穴美媛故人双解难 (305)
 第十回 触权奸流西剿寇共罹殃 (311)
 第十五回 势利婆信谤寒盟 (316)
 第十二回 贞洁女捐躯殉节 (322)
 第十三回 凭侠友功成奏凯 (328)
 第十四回 游山寺邂逅娇姿 (334)
 第十五回 上冤表千里召孤臣 (339)
 第十六回 賦环诏一朝联三媛 (346)

出版说明

青楼妓馆的冶游生活：风月梦

《风月梦》又名《名妓争风全传》、《扬州风月记》、《风月记》，三十二回，光绪九年（1883年）上海申报馆排印本为最早版本。书首的自序写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可见道光时已成书，是近代最早的狎邪小说。原书题“邢上蒙人”撰，书内又假托过来仁（过来人）作，盖皆属隐匿真实姓名的故智。作者究系何人，今不可知。书旨意在警醒世人，极言青楼妓馆的冶游生活之骗人坑人，坏人心术，破人婚姻，败人家业，不可轻易沾染。书中故事发生在烟花盛地扬州。作者感叹扬州风物今不如昔，每况愈下，正面临彻底衰败的历史命运，展示出一幅封建末世中江南名城扬州的风俗长卷。这一背景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故事梗概略谓：常熟佳公子陆书来到扬州买妾，携有千两纹银、数百块银洋及首饰珠宝等。一到扬州，便被烟花繁华迷住，久滞不归，与嫖客袁猷、贾铭、吴珍、魏璧五人结为异姓拜把子兄弟。贾铭为老大，吴珍老二，袁猷老三，陆书老四，魏璧老五。这五个人臭味相投，打得火热，醉生梦死地尽情享受扬州的富庶与繁华，在妓家所设的无底销金窟中渔色猎艳，挥金如土。然五人的际遇虽有同有异，结局却大致相同，均乐极悲生，无一人有好下场。五位嫖客的冶游史，为人提供的是前车之鉴。其中老大贾铭是衙门中的清书，他宠爱妓女凤林，二人相处得如同夫妻，恩爱无比。贾铭病倒后，凤

风
月
梦

林出自真情，对贾铭悉心照料，且同贾铭的妻子相处如姐妹一般。但这种露水夫妻的关系经不起外来诱惑的冲击，凤林忽遇有财有势的宰相之子，便背盟甩开贾铭，随新欢扬长而去。老二吴珍是个差役，他与妓女桂林相好，因与流氓发生纠纷，致罹牢狱之灾，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被判刑流放，桂林也被迫逃离扬州。老三袁猷是个市井无赖，他与妓女甄双林相好，为双林赎身，导致夫妻反目。双林虽甘为外室，但袁猷渔色过度，以致体亏患病而亡。双林服毒殉情，袁父代其请得旌表，竟以烈妇入祠祭奠。老四陆书迷恋雏妓月香，结果巨额银钱珠宝全部耗尽，饱受冷语冷色，告贷无门，终于狼狈还乡。老五魏璧乃两淮候补的公子，所恋妓女巧女偷偷将魏璧资财卷走，回了老家。魏璧闹了一场空欢喜。五位浪荡子败家身亡，求爱落空的教训不能不说惨痛入骨，事件本身确有鉴戒意义。但作者的思想水平不高，因而在书中进行的一些道德说教很不高明，实在让人无法恭维。首先，作者抱定男权中心的偏见，看不到妓女制与封建社会制度的罪恶，完全站在嫖客立场，委过于被侮辱被损害的风尘女性，不惜向她们头上乱泼脏水，极言烟花女子的罪过及败德行为，对其谴责不已，以为她们本身乃是诸恶之源，坏人心术、骗人钱财，惹事生非。其次，作者在劝人守德远害时，思想境界卑陋狭隘，如一再向男士们呼吁：“你自己也要看着家中，也有妻子、姊妹、媳妇、女儿，若是贴人银钱陪人睡觉，路着别人去了，你心中怎肯干休！”这种将心比心的说教，忒煞风景，毫无引人情感升华的艺术力量。从艺术上看，本书专写妓女题材，开狭邪小说的先河，这是一。其二，作者确为熟悉扬州乡土民俗之人，书中对市井生活、花街柳巷风貌的描写，具有文学风俗画的风格，不乏细腻真实的

精彩描述。如第三回写到扬州钞关门城市的世俗繁华，就具有风俗史的价值，描写简洁生动，内容丰富真切。其三，作品的语言口语化，熟练地将苏白、扬白与官话熔于一炉，表现出娴熟的文字功力。尤善于通过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在艺术形式上，作者有意模仿《红楼梦》，不仅书名有模仿痕迹；作者通过过来仁高唱《烟花好》之曲警戒世人，也同样袭用《红楼梦》的构思。但由于作者无论思想水准还是艺术修养都远远不能同曹雪芹相比，故其模仿也只能仅得一点皮毛，不能继承《红楼梦》的精髓。

风
月
梦

自序

夫《风月梦》一书，胡为而作也？盖缘余幼年失恃，长违严训，懒读诗书，性耽游荡；及至成立之时，常恋烟花场中，几陷迷魂阵里。三十余年所遇之丽色者、丑态者、多情者、薄幸者指难屈计，荡费若干白镪青蚨，博得许多虚情假爱。回思风月如梦，因而戏撰成书，名曰《风月梦》。或可警愚醒世，以冀稍赎前愆，并留戒余后人，勿蹈覆辙。

间有观是书而问余曰：“此书分明是真，何以曰梦？”余笑而答曰：“梦即是真，真即是梦。曰真即真，曰梦即梦。呵呵！哈哈！”

时在道光戊申冬至后一日，书于红梅馆之南窗。

邗上蒙人谨识

风
月
梦

第一回 浪荡子堕落烟花套 过来人演说风月梦

词曰：

惯喜眠花宿柳，朝朝倚翠偎红。年来迷恋绮罗丛，受尽粉头欺哄。
昨夜山盟海誓，今朝各奔西东。百般恩爱总成空，风月原来是梦。

右调《西江月》

话说东周列国时，管仲治齐，设女闾三百，以安商旅。原为富国便商而起，孰知毒流四海，历代相沿。近来竟至遍处有之。扬州俗尚繁华，花街柳巷，楚馆秦楼，不亚苏、杭、江宁。也不知有多少人，因迷恋烟花，荡产倾家，损身丧命。自己不知悔过，反以“宁在牡丹花下死，从来做鬼也风流”强为解说。虽是禁令森严，亦有贤明府县颁布禁止，无如俗语说得好：“龟通海底。”任凭官府如何严办，这些开清浑堂名的人，他们有这手段可以将衙门内幕友、官亲、门印，外面书差，打通关键。破费些差钱使费，也不过算是纸上谈兵，虚演故事而已。

但凡人家子弟，到了十五六岁，出了书房之时，全要仗着家中父兄管教，第一择友要紧。从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青年子弟，若能交结良朋佳友，可以彼此琢磨，勤读诗书，谋干功名，显亲扬名。士农工商，各自巴捷，亦可兴家创业。倘若遇见不务正的朋友，勾嫖骗赌，家里上人又溺爱他些，不大稽查，更有不知上人创业如何艰难，只顾自己挥霍，日渐日坏，必致

风
月
梦

成为下流。

赌博的“赌”字虽坏，尚是有输有赢，独有“嫖”之一字，为害非轻。在下曾经目睹有那些少年子弟，仗着父兄挣有家资，他到了十五六岁时，爱穿几件时新华丽衣裳，起初无非在教场下买卖街，三朋四友吃吃闲茶；在跌博篮子上面跌些磁器、果品、玩意物件。看见天凝门水关里面出来的游湖船上面，间或有人带的女妓，也有梳头的，也有男妆的，红裙绿袄，抹粉涂脂，也有唱大曲的，也有唱小曲的，笛韵幽扬，欢声袅娜，引得这些青年子弟心痒难挠。因此，大家商议，雇只游船追随于后。这还算是眼望，不过破费些船钱、饮食，尚不至于大害。最怕内中偶有一人认得这些门户，引着他们一进了门，打一两回茶围，渐渐熟识，摆酒住攘，不怕你平昔十分鄙吝，那些烟花寨里粉头，他有那些花言巧语将你的银钱骗哄到他腰里，骗得你将家中妻子视为陌路，疑惑这些地方可以天长地久。

还有可笑的事，家中父母叫儿子做件事，买件衣物，还要回说得闲没得闲，有钱没有线，许多的推托。若是相好的粉头放下差来，要甚衣裳首饰，纵然没有银钱，也要百般的设法挪借，立刻办了送去，以博欢心。那知那些粉头任凭你将差事应了送去，从来没有一人说过好的。若是衣服，必是说裁料、颜色、身分不好，花边、花色不好，或是长了，或是短了。若是首饰，又说是金子颜色淡了，银子成色丑了，花样不时式，金烧的不好，翠点的不好。簪子长了短了，镯头圈口大了小了，兜索于瘦了肥了，耳挖子轻了重了。正所谓将有益银钱填无穷之欲望。

人家养的儿子到了长大的时节，纵然不学好，不务正，做错了事件，就是父母也不忍轻易动手就打，开口就骂。任凭怎

样气急了，说几句骂几句，有那忤逆儿子还要回言回语。独有在这玩笑场中，被这些粉头动辄扭着耳朵打着骂着、掐着、咬着，还是嘻嘻的笑着，假装卖温柔，说甚么打情骂趣，生恐言语重了恼了这些粉头，就没有别处玩笑了。世间的人若能将待相好粉头的心肠去待父母，要衣做衣，要食供食，打着不回手，骂着不回言，可算是普天世间第一个大孝子了。

还有些朋友，只知终日迷恋烟花，朝朝摆酒，夜夜笙歌，家中少柴缺米，全然不顾。真是外面摇断膀子，家里饿断肠子。常在花柳场中贪恋粉头，在外住宿，忘记家中妻子独宿孤眠。有那贤淑的妇人，不过自怨红颜薄命，闷在心里，在人前不能说丈夫不是，因为要顾自己贤名。还有那些不明大义的妇人，因丈夫在外贪玩，等待丈夫回家，见了面就同丈夫杠吵，百般咒骂，寻死觅活。更有那种不识羞耻的下贱妇人，他说丈夫在外玩得，他在家里也玩得，背着丈夫做下许多濮上桑间伤风败俗的事来，被人前指后戳，说甚么卖花钱儿买花带。

殊不知在这些地方初落交之时，银钱又挥霍，差事又应手，这些粉头就百般的奉承，口里说刻刻难离，要跟着住家，也有要从良，恨不同生共死。及至你还坐在他的房里，那边房里来了别的客人，他们亦复也是这等言语。还有那聪明能干的朋友，用尽无限机谋，也不知丧了多少良心，弄了银钱来输心服意的送与这些粉头受用，他又明知这些粉头都是花言巧语灌的米汤，哄骗人的银钱，他偏说是：“这些粉头同天下人皆是灌的米汤，惟独与我是真心实话。”若不是这样想头，人又不是痴呆，怎肯甘心将银钱与他们受用？

这些地方不拘你用过多少银钱，到了你没有银钱的时候，或是欠下镶钱，或是差未应手，这些粉头就翻转面皮，将平日

那些恩爱都抛在九霄云外去了，一般的冷眼相看。连那些内外场也是这般势利。莫说没有银钱被那些粉头讥笑，就是身上衣服稍为褴褛，自己也就不好意思去了。更有一种蜜脸，为了一个粉头吃醋争风，甚至打降扛吵，动刀动枪，弄出祸来，跪官见府。还有在这些地方得罪了官亲幕友，或是遇见官府查夜，捉拿了去，问了笞杖徒流。这些粉头不拘与你何等恩爱，见你闹出事来，他不是卷卷资财回归故里，就是另开别的码头生意去了。弄下祸来让你一人担当，他竟逍遥事外。

还有许多朋友，在这些地方浪费银钱还是小事，只因平日在这些粉头身上不肯多用银钱，枕席间取这些粉头厌恶，惹下一身风流果子，杨梅结毒，鱼口疮疖（疳疮），[轻则]破头烂鼻，重则因毒丧命。还有些公间朋友，以及把势光棍，平时在这些地方倚势欺压，吃白大花酒，住白大攘。这些粉头惧他威势，明是极力奉承，暗则含恨在心。若能接着上宪委员、幕友官亲，告个枕头状子，送个访案，及至捉拿到官，还不知祸从何起。这正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试问贪恋烟花有几人遇见女妓倒贴银钱，或是带些钱财跟他从良？莫说近日绝无这等便宜事情，就作万中出一，竟有个粉头带了若干金銀跟你从良，也要想想他是将父母遗体换来的银钱，如今既将身体伴你，又用他的银钱，你自己也要看着家中也有妻子、姊妹、媳妇、女儿，若是贴人银钱陪人睡觉，跟着别人去了，你心中怎肯干休？

如今“嫖”之一字，有这许多损处，却没有一件益处，那知还有比“嫖”之一字为害更烈。目下时兴鸦片烟，在这些玩笑场中更是通行。但凡玩友到了这些地方，不论有瘾没瘾，会吃不会吃，总要开张烟灯，喊个粉头睡下来代火。那有瘾的不必

说了，那没瘾的借着开了灯，来同这粉头说说笑笑，可以多耽搁一刻工夫。今日吃这么一口两口，明日吃这么三口四口，不消数日，瘾已成功，戒断不得。这是一世的大累，要到除，死方休，岂不是害中又生出害来？

在下也因幼年无知，性耽游荡，在这些烟花寨里迷恋了三十多年。也不知见过多少粉头与在下如胶似漆，一刻难离，也不知罚（发）多少山盟海誓。也有要从良跟我，也有跟着住家。将在下的银钱哄骗过去，也有另自从良，也有席卷资财回归故里，亦有另开别处码头去了。从前那般恩爱，到了缘尽情终之日，莫不各奔东西。因此将这玩笑场中看得冰冷，视为畏途，曾作了七言律诗一首道：

迷魂阵势数平康，埋伏多般仔细防。

柳帜花幡威莫敌，轻刀辣斧勇难当。

频舒笑脸勾魂魄，轻启朱唇吸脑浆。

陷入网罗难打破，能征莫若不临场。

这日闲暇无事，偶到郊外闲步，忽然想起当日烟花寨内那些粉头，与在下那般恩爱，越想越迷。信着脚步，不知不觉走到一个所在，远望一座险峻高山，怪石嵯峨。顺着山根，有一道万丈深潭，波涛滚滚，一望无际。由着潭边行到高山脚下，只见有一块五尺多高的石碣立于山根，石碣上镌有六个大字，凝神细看，是“自迷山无底潭”。但不知山上是何光景，遂扳藤附葛，步上高山。曲曲折折行了数里，只见山顶上有许多参天古树，有两位老叟对面坐在一棵大古树根上。一位是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一位是发白齿脱，面容枯槁，手里捧了一部不知甚么书籍，两人正在那里一同观看。

此时在下走得腿酸足软，又不识路径，向着二位老叟施礼

问道：“二位老丈，在下因迷失路途，望祈二位老丈指示，前面是甚所在？”只见那鹤发童颜的举首一望道：“前程远大，后路难期。问尔自己，何须饶舌。”在下听得言语蹊跷，后又施礼道：“敢问二位仙长法号、高寿、是何洞府、所览是何书籍？”那鹤发童颜的道：“吾乃月下老人，经历了不知多少甲子。原居上界，职掌人间婚姻。但凡世间男女未曾配合之时，先用赤绳系足，故而千里姻缘全凭一线。吾因怜念下界那些愚男蠢妇前世种有夙缘，今生应当了结，或系三年五载，或系一度两度，吾一片婆心，总代他们结了线头，成全美事。不意从此酿出许多倾家丧命、伤风败俗的事来。因此上帝嗔怒，将吾谪贬在此，要待普天下人不犯淫欲，方准吾复归仙界。因在山中闲暇无事，常时同这过老儿盘桓盘桓。”那一位发白齿脱的道：“吾姓过名时，字来仁，乃知非府悔过县人也。年尚未登花甲，只因幼年无知，误入烟花阵里，被那些粉头舌剑唇枪、软刀辣斧杀得吾骨软精枯，发白齿脱。幸吾禄命未终，逃出迷魂圈套，看破红尘，隐居于此。昼长无聊，将向日所见之事撰了一部书籍，名曰《风月梦》，今日携来与吾老友观看消遣，不期遇见尔来。”

在下复又问道：“还要请问仙长，此书是何故事？出自何朝？敢乞再为明示。”过来仁道：“若问此书，虽曰‘风月’，不涉淫邪，非比那些稗官野史，皆系假借汉、唐、宋、明，但凡有个忠臣，是必有个奸臣设谋陷害。又是甚么外邦谋叛，美女和番，摆阵破阵，闹妖闹怪。还有各种艳曲淫词，不是公子偷情，就是小姐养汉，丫环勾引，私定终身为人阻挠，不能成就，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私自逃走。或是岳丈、岳母嫌贫爱富，逼写退婚。买盗栽赃，苦打成招。劫狱，劫法场。实在到了危急之